

乡雉记

○ 李晓君

那个村子在一个布满积雪的道路尽头。高大、茂盛的香樟树林在一层淡蓝色的虚无的烟雾中突兀地出现在眼前，下面一个如梦幻般的雉神庙。漆黑的、带有王铎笔意的几个大字“雉神庙”装饰在庙宇的前额，深红色的有着铜绿色门环的大门虚掩，灰黑色的挑梁、屋檐上面，雕刻着精致的图案，仔细辨认，一个个人物的头颅全被削去，不是来自雕刻工的失误，而是在动乱年代里昏混的人们的盲目狂热。青灰色的砖墙看起来古老，被时间磨圆的棱角粗粝，砖缝间米浆勾线的石灰浆历历在目。真不明白庙宇的修建者为

什么用这么奢侈的耐心 and 材料，建造起这样一个乡间的乌托邦，乡间的神祠。

我同几个年轻的教师去学生的家里喝春酒，不经意间走到这里。雉神庙门前的村口广场站满了激情澎湃的人们，仿佛在聆听某位伟人激动人心的演讲。妇人、老者、小孩，甚至村里的动物：家犬、鸡鸭鹅、猪、牛，都赶到这里来凑热闹，怀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惊喜和慌张。小小的雉神庙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个村离我教书的中学大概极遥远。我被潮水般的人群推搡着往神庙的方向挤。只记得我应该趁夜还未全黑，赶回教书的中学去。



但是我也被一种莫须有的兴奋提携着，像一只被动的木偶，在人群中随波逐流。

我的学生告诉我，这里每年正月十六，举行圆雉仪式。圆雉，即意味着雉舞仪式宣告结束，故仪式也颇隆重。有圆雉，就有起雉。起雉，在正月初一，由雉班的头人打开神龛，取出雉面具，戴上面具跳舞的人，实际上扮演着沟通神鬼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介的角色，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巫师。一项四五千年前就有的古老仪式，在今天还能继续下去，并且让人们投以巨大的热情参与，让人感觉是匪夷所思的。自古以来，楚人尚巫。我们这里地处“吴头楚尾”，流风所至，尚巫的习俗也很浓厚。我记得每年农历七月，即人们所说的“鬼节”，七月十五日，母亲会让我早早起来给亡灵打纸钱、封钱包，并让我在钱包上署上“先考××公”、“先妣××孺人”等内容，然后在屋前割鸡杀鸭洒上血烧掉，据说是给地府里的亡灵用的。这一日，也就是“中元节”，又称盂兰盆节，来自佛教目连救母的故事。十月十五是下元节。而正月十五是上元节。都要举行祀奉祖先的礼仪。雉舞，是一种驱鬼逐疫、祭祀先人的民间舞蹈，源于上古社会的图腾信仰。这个赣西无名小村，跳雉舞的习俗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

我注意到，我们镇的神祠还有一些散落在乡野各处，如果细分，大概有土地庙、关公庙、观音庙、三清观等数种，里面供奉的神灵，除了土地公、关帝、观音以外，还有如来佛祖、太上老君、文殊普贤、张天师、吕洞宾和其他的道教俗神。这些神祠往往没有名寺古刹那般宏伟庄严，气场显得比较小。

有时你在乡间行走，不经意间就会看见田埂地头，或者山坳树旁，一座孤零零的、灰扑扑的小庙站立在风中。里面供奉的神像可谓五花八门。佛教和道教的神灵在一个神祠里被供奉着，接受乡民的膜拜。多神或者说杂神崇拜，是中国乡村百姓信仰的特色。这在西方只尊一神、别无信仰的人们看来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本镇的神祠也是如此，水泥预制板做成的神案上，泥塑、木刻的笑眯眯的菩萨，永远怒目圆睁的金刚，身披皂色衣衫有着数缕胡子的葛仙，还有药王、雷公、风伯，它们站在神龛后面，头顶上被垂挂的金色或红色的帐子半遮半掩——而雉神庙里，一个木偶般的雉太子坐在一把精巧的椅子上，环绕着它的是数个颜色鲜艳的雉面具。

除了雉神庙，这乡间的其他神祠，都建造和布置得很随意。很多都像是未完工的半成品，但是又显出一种古老的、颓废的风度来。这让人想起乡间有时会遇见的一种人，个子很小，看起来像个小孩，但是面相却是大人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侏儒”。这个匆忙建造的场所，是村民心灵的寄放物。虽然简陋，但是烧香磕头的人却是神情肃穆、内心虔诚。这虔诚的心灵和年龄有关。孩童乃至青年，其实多数没有信仰，他们甚至在神像前做出不恭的动作，并相信不会得到惩罚；而年长者尤其老人又尤其老妇人，则诚惶诚恐、谨小慎微，在神的面前丝毫不敢怠慢。在她们的观念里，遭报应是不可避免的。记得小时，七月鬼节，大人在烧纸钱、纸包，有邻居小孩童言无忌，说出一句骇人的不敬神灵的话，马上听到老人说“掌嘴！”并让他在地上

“吓吓”啐了几口。

在我一个乡村教师的观念里，所谓神，似乎是不存在。我们受唯物主义教育多年，并不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鬼神。而村民们却并不这么看。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。丧葬、结婚、生子、禳灾、祝寿、祛病、开张、筑屋、升学，都习惯到神祠去敬神上香。

驱疫纳吉，是村民的心理。而这种祈愿，又必须通过某种仪式展开。我们在这个雪后的村庄，见到的圆雉仪式，似乎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解答。圆雉，从天黑以后开始，雉班一共六七个人，都戴着面具，逐一到每家每户“跳雉”。先是由戴着“小鬼”面具的人跳，叫做“开山”，带有净屋、驱疫的意思。“开山”手里拿着一面旗子，中指、无名指弯曲，拇指、食指和小指朝上举着，显出一种神秘的美感。随后分别是关公周仓、花关索鲍三娘对跳。关公是财神，其中必含有吉祥的寓意。关公的形象，和我们在的戏曲里见过的差不多，枣红脸，绿巾绿袍，而周仓的样子与我在话本和戏曲里见过的差别很大，一张骇人的黑脸，与前面的“小鬼”相似。他们跳舞的时候，主人手里拿着簸箕，往他们肚子前方的马头喂食。夜晚昏暗的灯光打在这些色彩艳丽的“雉神”身上，使得他们的形象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如此醒目。那是一种怪诞、荒谬然而又合情合理的形象。他们手中挥舞的刀枪、旗子，不时扫过围观者的眼前——一种当下的、悖谬的、幻梦般的关系，将我和几个教师——意外的闯入者，以及村民、雉神，扭结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坚

固的戏剧场景。

关于花关索，我听来一个故事，说是关公和周仓投奔刘备前，约好互相将妻儿杀掉，以便没有牵挂。周仓在杀掉关公妻儿时，动了恻隐之心，留下了关索，后来被一个姓花的人抱去收养，故名花关索。花关索长大后通过比武招亲娶了鲍三娘，并携妻来到荆州，父子终于团圆。

圆雉仪式在天亮前结束。全村二百来户人家，都要跳雉，须持续到天亮。这一夜，村庄是无眠的，只听得见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锣鼓声不绝于耳。中国人过年有守夜的习俗，“雉舞”正好弥补了守夜的空缺，使人们在欢娱中不知不觉地将时间打发了。

日本学者渡边欣雄认为，“汉族的民俗宗教大体上是由神明祭祀、祖先祭祀和鬼魂祭祀这三种类型的祭祀组成的。”他进一步说，“鬼是一种变化或转生于神灵世界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鬼可以是‘神’，也可以是‘祖先’。”费孝通先生则说，“巫术是一套动作，具有实用的价值，是达到目的的工具。”这里的雉舞，无疑也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工具。本镇的乡民，大多是相信鬼的，只是他们的意识里，并不能清晰地地区分哪个鬼是祖先，哪个鬼是神。其实，农民的观念里，只要是超过了正常时间长度的生物，都可能被认为是附着了神性的。比如，树龄以百年计算的大树，百岁老人，住过了几代人即将塌陷的老房子，古桥，古家具，古农具，等等，都会因为古老而让人们产生无以名之的恐惧感。我小时，去乡下，看到一些老树枝条上垂挂着许多红布条，树兜的泥缝间插着大把

的香火，一种紧张感顿时油然而生。虽然我并不能确定大人们在树枝上挂红布条的意味何在，但我本能地认为这老树是“成精”了，是不能靠近的。

一个浸沐着乡风长大的人，潜在的鬼神在他的身体和观念里居住。这是他领悟人和世界关系的第一堂课，虽然这一堂课，他一辈子不可能读懂。因为相信鬼神，一般来说，农民在本土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，民风依然可说是淳朴的。但是，当一个农民来到城市，离开了“祖先”和“神”的注视，他卑怯的心却可能变得蛮横。城市，这个催生欲望、刺激感官、迷乱心智的地方，却可能让一个农民做出平时在乡间不敢做的野蛮的事情来。

当我们从村子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三四点钟了。我和两个年轻的教师并排走

在凝冻的泥土上，嘴里呵出的雾气像几条白色围巾挂在脖子后面。地上厚厚的积雪因为夜晚的缘故，看起来显得比较肮脏——其实，在白天，看起来还要肮脏一些。那些侏神，傩面具，傩庙，以及被激情点燃起来的村广场上的人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我们是穿越古代回到现实中来的。村道两旁的油茶林黑魇魇的，因为积雪的缘故，枝叶不堪重负，佝偻着朝向潮湿的泥土。

夜晚真安静啊！我们抬头看见天上硕大的星星，相视一笑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们都想到了躲在傩面具后面的那对——眼睛。

（作者为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著有散文集《时光镜像》《昼与夜的边缘》《寻梦婺源》等）

欢迎订阅——成熟人士首选文化读物

作家文摘

邮发代号1-190 拨打11185订阅，或到当地邮局办理。



历史真相揭秘
政治人物兴衰
名家妙笔精选
焦点事件深析



2014年出版100期，每周二、五出版，
市面零售每份1.5元/份，订一年限时优惠价120元。

《作家文摘》创刊于1993年元旦，是一份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文史与时政并重的综合性文化类报纸。本报以“博采、精选、求真、深度”为办报原则，具有丰富的可读性。连续12年进驻全国人大、政协“两会”，在中南海稳定拥有1000多位订户。

《作家文摘》四开十六版，辟有纪实、人物、文史、社会、钩沉、环球、随笔、书香等栏目。

电话：010-65518026、65518025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3层

邮编：100125